

越南華僑張霽芝

戴笠將軍鑑於日本軍閥瘋狂侵略，深陷泥淖，無法結束對中國戰爭，必然會擴展到中南半島，需要加強訓練越南三邦和泰國、緬甸的華僑青年，以應付將來的需要。於是要負責中南半島工作的邢森洲，選拔愛國華僑青年，保送息烽訓練班受訓，共有四十五人。

當時中央海外部專員李樸生，正在越南主持「西堤華僑體育幹部訓練班」，實際在訓練抗戰幹部。邢森洲覺得經過西堤體訓班訓練的華僑青年，比較愛國，比較可靠。所以從這個訓練班裏選拔成績優良、思想純正、意志堅定、性情機警，有冒險精神的學生四人，保送息訓班第二期受訓，張霽芝就是其中之一。張霽芝原籍廣東鶴山縣，已經僑居越南永隆省好幾代，熱愛國家，最爲李樸生所賞識。入息訓班後，成績優異，成爲副主任徐爲彬的得意門生。

三十年（一九四一）十二月八日，日本軍閥偷襲珍珠港，一舉摧毀美國海軍，於是向英美宣戰，開始南侵。日軍南侵，如秋風掃落葉，英美法的軍隊，不堪一擊。日本軍閥很快佔據了香港、菲律賓、越南、緬甸、馬來亞、印尼等地。這時候，他們才知道中國單獨抵抗日本軍閥四年之久，並不容易。

戴將軍要加強越南工作，張霽芝息訓班尚未畢業，就派回越南工作。他對越南三邦的情形本來熟悉，

有良好的社會關係。現在在息烽學會許多從未學過的智識和技術，所以回到西貢，得心應手，工作非常順利。他以教員或店員掩護工作，應付環境，天衣無縫。在越南工作了兩年，成績斐然，貢獻很多。

到了民國三十三年（一九四四），息訓班擴大訓練越南青年，極需要擔任這一項工作的幹部。張霽芝從小生長越南，既能說越南話，又了解越南人的生活習慣，成了最佳人選。於是，調回息烽，擔任訓練越南青年的工作。

戴將軍爲建立現代化的中國刑事警察，運用科學技術偵察犯罪案件，同梅樂斯商妥，於中美合作所設重慶特警班，由中美合作所曾在聯邦調查局工作過的美員負責訓練，設備和器材也由美方供給。受訓學員選調蘭訓班、息訓班、東南班的優秀學生。張霽芝想多學一些科學技術，機會難得，也要求受訓，入重慶中美班第一期。

不久，日本投降，張霽芝隨戴將軍到北平，從事肅奸工作，也準備重建華北的刑事警察。不幸，戴將軍殉職，重建華北警察計劃，遂成泡影。張霽芝到瀋陽工作，初任瀋陽市經濟委員會調查室金融組組長。後又在中央訓練團東北分團受訓，結束後，由東北行營派到撫順礦務局任刑警隊長。大陸變色，由東北而北平，而上海，而廣州，輾轉來臺。

高棉工作被判死刑

戴將軍殉職十八年，張滯芝在高棉發揚了戴將軍不屈不撓的精神，表現了中華兒女視死如歸，成仁取義的決心，揚名海外。

民國五十年（一九六一）張滯芝和黔陽訓練班同學農稔祥密赴高棉工作。農稔祥廣西人，原在越南西貢工作，是一位腳踏實地，埋頭苦幹的好幹部。調赴高棉，對張滯芝幫助很大。

當時高棉在施亞奴主宰之下，獻媚中共，仇視自由世界，所以高棉工作非常重要。五十二年（一九六三）五月一日中共頭目劉少奇偕陳毅訪問金邊，加強勾結。農稔祥和張滯芝認為報仇的機會到了，決心殺死劉少奇，以報國仇。

他們設計週密，即使達不到目的，轟轟烈烈大幹一番，也足以寒敵膽，震驚全球。施亞奴恐怕發生意外，加強保護劉少奇，全面戒備，在金邊逐屋搜查，張滯芝的計劃遂被破壞。張滯芝、農稔祥、張達昌、陳德安、翁詩清、文錫齡、朱可暢、梁明、彭生發等二十四位反共青年先後被捕，成了轟動高棉的最大案件，經過一年多的刑訊。到民國五十三年七月十七日，第一次開庭審訊，張滯芝態度嚴正，理直氣壯，侃侃答辯，充分表現出大無畏精神。

法官問張滯芝：「你是甚麼官階？是根據美國的編制嗎？」

「上校。」張滯芝反問：「我們的國家是獨立的，爲甚麼要根據美國的編制呢？」
法官：「你來這裏幹甚麼？」

張霽芝：「執行中國的國策，同共產黨鬭爭。」

法官：「你爲那個中國執行國策？」

張霽芝：「自然是自由中國，中華民國。」

法官：「你來做甚麼工作？」

張霽芝：「反共救國，爲自由世界爭生存，爲消滅我們的敵人而奮鬥。」

法官：「你反對共產中國嗎？」

張霽芝：「當然。」

法官：「你想反甚麼，你去反！但是不准你在柬埔寨反共，你要反對共產中國，就應當到中國大陸去反，爲甚麼要來柬埔寨反？」法官的態度很生氣的樣子。

張霽芝：「話不是這樣說，二次世界大戰，法國淪陷了，戴高樂將軍在英國從事反納粹工作，難道說他是反英國嗎？英國也沒有干涉他呀！我來這裏是幫助華僑，接濟大陸苦難同胞，解救他們的痛苦。」

法官：「有多少人幫助你工作？」

張霽芝：「所有華僑都幫助我。」

結果：張霽芝、農稔祥、張達昌、陳德安四人被判死刑，梁明、彭生發、文錫齡三人終身苦役，朱可櫻、翁詩清二人二十年苦役，其餘十五人無罪。施亞奴自大狂妄，在高棉被判死刑的人，祇要上稟施亞奴

，向他求情，就可以獲得赦免。同情張需芝等的獄吏，建議張需芝向施亞奴求情。張需芝以爲施亞奴和中共站在一條線上，向他求情，就等於向中共投降。頭可斷，血可流，絕不做這種沒有骨頭，沒有出息的舉動，拒不接納。

共產黨進行說服

張需芝的夫人是北平人，他被判死刑以後，以爲必死無疑，給他在臺北的夫人寫了一封絕命書；其夫人保存至今。

婉華：

人有生就有死，死是必然的，祇是時間的遲與早而已。請你不必爲此而悲傷。

我沒有甚麼掛念的，知道你很賢能，足以撫育兒女。我也知道國家一定可以照顧你們的。

小雲、小弟將來如能學習醫最好，但不要強迫，仍以他們的志趣所向爲宜。小寶、小華、莉莉、咪咪也以能够學習一種專門技術爲是。總之，要盡你的一切所有能力，務必使他們都能够受到高等教育。我在寫這封信的時候，心情是很平靜的，好像平常寫家信一樣，希望你接到信也不要難過。

祇當我還在國外一樣。好了，祝

五四、八、十五

你和孩子們健康！

需芝絕筆

共產黨的目的，並不要張滯芝、農稔祥真被處死，而是想把他們弄回大陸，以爲統戰的工具。所以，在他們被判死刑以後，到監牢去，展開說服，希望他們答應回大陸去，就可以離開監牢，不會處死。先說服農稔祥，以爲農稔祥被說服，再去說服張滯芝，容易收效。即使說服張滯芝無效，把農稔祥弄回大陸，也是很大的收穫。

農稔祥被捕以後，他的妻女也被拘押在薄坡。農係中校，共產黨以官階和妻女來誘惑他，對他說：「倘若你肯回大陸，我們會同施亞奴王子交涉，不但可以免除死刑，回去以後，祖國會升你爲少將。被羈押在薄坡的你的妻女，可以重享自由，和你一同回到祖國。」

農稔祥堅信三民主義，意志堅強，對於死刑，毫不在乎，絕不接受共產黨的欺騙，對於共產黨游說，嚴詞拒絕，不予理睬。共產黨第一着失敗了。

共產黨碰了農稔祥的釘子，不敢直接去說服張滯芝，派了一個高棉人和一個翻譯去試探。

「張先生！你的家人都在臺灣嗎？」高棉人問。

「是的。」張滯芝回答。

「臺灣彈丸之地，如何能對抗七億人口的大陸共產中國呢？」

「你不懂！」張滯芝說：「革命戰爭，以寡擊衆，以少勝多，在臺灣念小學的孩子們都懂得這個道理。」

「這是戰術上的一個名詞，其實有甚麼力量去戰勝一個地大物博的大陸呢？」

「你不是中國人，不懂中國的歷史。」張需芝說：「得民者昌，失民者亡。秦始皇滅了六國，焚書坑儒，沒收天下兵器，曾幾何時，不是就被推翻了嗎？就國父孫中山先生來說，何嘗有一兵一卒，不是也把滿清推翻了嗎？金門大捷，把侵犯的中共軍隊，全部殲滅，不是最實在的例子嗎？」

「這又是一套自我的理論，」高棉人說：「識時務者為俊傑。農先生已經改變初衷，不但可以馬上恢復自由，與妻女團聚，而且回大陸，又要升為少將。你們不是共患難，同進退的朋友嗎？你又何必固執呢？」

「我不是俊傑，祇是一個平凡的華僑。」張需芝說：「人各有志，農先生有權選擇他自己所喜歡的自由。」

「你在臺灣的妻兒，我們有辦法接出來，起碼可以接濟他們的生活。其實留在臺灣也沒有關係，反正不會太久的。」

「金門馬祖一水之隔，共產黨尚不敢越雷池一步，還想打臺灣的主意嗎？簡直是癡人說夢話。」張需芝說：「我倒要勸閣下及早去臺灣，領略一下臺灣自由生活的情趣吧！」

共產黨說服張需芝和農稔祥的企圖失敗了，他們鋼鐵般的意志，絲毫沒有動搖。

七年監牢生活

張滯芝和農稔祥等四人，從五十二年（一九六三）四月二十八日被捕，五月十一日從高棉軍部移送到底士東降落傘連，九月二十六日移交軍法處軍人監獄，還相當優待。等到五十三年（一九六四）九月二十四日移送中央監獄，就苦多了。

十月底陳毅到高棉，名為慶賀獨立節，實際是想引渡判了死刑的張滯芝、農稔祥等四人。施亞奴雖然已成爲中共的尾巴，究竟對國際輿論還是害怕的。不敢貿然把他們引渡給中共，祇好加重對他們的虐待。

九月二十四日關進中央監獄的黑房，一個月以後，一隻腳被鐵環鎖起來。他記下日記：「我們要在生活最艱苦，生命最危險的階段，表現出堅苦卓絕的大無畏精神，要讓共產黨和國際人士親眼看到中華民族的氣節，讓他們欣賞中華男兒的本色。用事實告訴他們，反共英雄是經得起考驗的。」

高棉在施亞奴統制下，監牢的黑暗，無以復加。張滯芝在牢裏患了肺結核、膽結石、糖尿病，種種疾病纏身，仍利用黑房空隙透進牢房的微弱光線，讀書、記日記，不以坐牢爲苦。

等到龍諾將軍於五十九年（一九七〇）三月十八日發動政變，推翻施亞奴暴政，五月三十日我駐泰國公使董宗山親和龍諾交涉，才把張滯芝等九人從中央監獄接出來。

張滯芝和農稔祥在死刑威脅下，坐了七年又三十二天高棉的監牢。他們九人釋放時，還特別舉行了釋放儀式，張滯芝發表了演講。這也是中國人坐外國的監牢，別開生面的壯舉。高棉的華僑不向共產黨和他

們的尾巴施亞奴低頭屈服，對張霽芝的精神，感到極大光榮，爲他們九人舉行了盛大的慶祝會。

高棉自淪陷於共產黨以後，許多老百姓被慘殺。現在又被越南共產黨推翻，又來一次屠殺。高棉老百姓的遭遇，真是人類歷史上最悲慘的。張霽芝和農稔祥不是十年前由董宗山救出來，離開高棉，真是不堪設想。

